

21 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7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.
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
ISBN 978-7-02-006532-5

I.2… II.人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037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刘晓强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2007 中篇小说

2007 Zhong Pian Xiao Shu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61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9.125 插页 2

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6532-5

定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道格拉斯 /China	葛水平 1
弥天大谎	王立纯 43
无巢	熊育群 79
哑炮	刘庆邦 130
老家	荆永鸣 196
万箭穿心	方 方 257
肾源	陈昌平 348
前往东京的关隘	杨少衡 429
本是同根生	龙懋勤 484
起舞	迟子建 538

道格拉斯/China

—

河沟那边是一片庄稼地，日头浮在庄稼上，风一动，有荡碎阳光的声音传过来。打远处看，一只草兔伐着草皮往山上跑，王广茂掀起屁股往山上撵，一转眼，草兔不见了，人，站到了山脊上。王广茂在山脊上歇下来，喘着气向远处望，能看到远处有三个山弯子，每一个山弯子里接着一个村庄，依次是暴店、张庄、草坊。三个山弯子里都有日本人驻守，王广茂的心里产生出了情景：霎时，想象出那碉堡很像一个马桶一样竖在村中央。

王广茂来山上抓草兔，他婆娘生了娃，不是一个，是一双，龙凤胎。按说是大喜，可婆娘奶水不足，村庄里的鸡都被日本人抓没了，老一些的人要他上山抓草兔，给婆娘下奶。

秋天雨水足，灌木长得阴气旺，王广茂蹲下时闭着气，瞅着河沟对面的庄稼地，想着哪个地方有动静，他好蹿下去，一个蹦子蹦过去。

阴气被阳光搅得稠稠的，王广茂看到一个地方有动静闪了一下，不是山下，是他的左前方，他知道是他刚刚撵着的那个，他跳了个蹦子探进去，抓得一巴掌大的，什么也不是，一只地老鼠，没啥做的，闲窜灌木丛，玩。

坐在山脊上观察有兔出沒的当下里，天空有一架飞机拖着

烟嘹嘹地越过王广茂的头顶，王广茂用手捧了额头深吸一口气歪着脖子看，听得落到了山背后的飞机轰的一声：那飞机想是撞成了一堆碎末子。

王广茂的心里激动了一下，站了起来扭转身子看，心中像是有一只草兔在跳，他的腿有些发酥，想往山脊高处爬。他的一双儿女一来，就要往大里长了，应该有个好耍子，飞机上有好耍子没有，他不知道，但是，他就想着应该有好耍子，怎么说飞机也是西洋人的东西。打了几年仗，还没有见过有飞机落下来，倒是拣过炮壳烂弹头什么的。阴暗的林中，众多树木蔽掩，他揉揉酥软的腿，瞅着豁亮地方揪出力气要抬脚走人，看到天空有一个很大的猪尿脬降下来，降到山下河沟边的玉茭地里。太阳光把猪尿脬下拴着的一个人反射到了半山腰子上，着实吓了王广茂一跳。他看到那个人不是人，脸长得和猴子脸一样，那鼻子尖得能勾到下巴颏上。

王广茂不抓草兔了，往山下跑，跑的动作比受了惊吓的草兔还快，是往自己的窑洞里跑。

炕上坐月子的倪月月正抱着娃哄吃妈妈穗，奶水不足，一个娃含着妈妈穗儿扯长了又缩回来，另一个没扯上的娃开始哭，一个接一个哭，妈穗穗被吸得像两个咸腌了的白萝卜，倪月月脸上忍着疼，神情悲戚。

王广茂跑进屋子里时，脸上挂黄，是吓出的黄脸，看着炕上的婆娘比划着说：“看到怪了，不得了，真怪，真真那怪，真真长毛怪，从没有见过！从天上落下来，拽着一个大大的，大大的猪尿脬，我是实打实看见了！”

王广茂干瘦，松柴一样轻贱的身骨，因为怕，额上渗出一层滚圆的汗珠，身后门扇拍进来三四只绿头苍蝇，嘤嘤盘旋在头顶，他抬手扰乱了一下，绿头苍蝇飞起来，他探前抓了一把，用劲

甩在了地上，嘴启开一条缝隙，“日你娘！你也来凑热闹，我要你跟着乱！”

倪月月不想听他嚼舌根，自己的汉们，话多得失了真性情，她揉着被娃吸得空空的妈穗子，抬了头瞅了他一眼，恶气地说：“怪？咋没见吃了你！”

王广茂心神不定地看着窗外，捏着嗓子说：“落在了咱的玉茭地，一大片玉茭伏倒啦，可不敢一个人去看，先跑回来了。”

一双儿女的哭声，此起彼伏，王广茂突然真正地害怕起来，他觉得有大祸要降临到马村了，他渴望有人能信他。他走近一双儿女拍了两下，看到婆娘脸上流下来的泪蛋蛋，想帮她抹一下，倪月月抬起胳膊挡了过去。

穷人家添人进口，战争把仅有的一丝幸福都抹掉了。

王广茂紧张地盘算着，该向谁说？他不由想到维持会长马宝贵。马宝贵是两面三刀的人物，村里人都知道他一面和日本人打得火热，一面和八路军也打得火热，不管他和哪边打得火热，他是维持治安的头儿，也算是一个有些威信的人。

王广茂调转屁股要往外走，倪月月炕上喊：

“娃和闺女可是你下的种，就算抓不来草兔，也出去借几瓢白面来，好打了糊喂，借不来白面借来米也成，妖了怪了的，肩膀扛着嘴，胡说个甚！”

王广茂停下迈出的腿，回话说：“那怪，把河沟边玉茭都祸害了，眼前咱的地要紧，得找人捉了那怪！”

倪月月生出恶气，不再看王广茂。窗外满地阳光，蓝得令人心痛的天，村庄里静悄悄的，静，堆了一街道，仿佛窑前堆得高起的土方，把一对儿女的哭按在了窑底。

小村不大，十几户人，马姓多，叫了马村。好在村小，没日本人驻守，好在她生下孩子到现在，还没有打过仗，只是不时听得山那头有骚扰，日子虽然过得洗水丁当，倒也平静。生了娃，不

是添福倒添了祸，倪月月还想着说几句重话给自己的男人听，院子里的脚步声，早空旷得没有影子了。

二

王广茂走近马村南口子马宝贵的家，屋子前脸儿挂砖，能挂砖的屋子叫“砖抱房”，是马宝贵祖上留下来的，在马村算是中不溜儿靠前的房。马宝贵祖上是走驮道的，给外村老财开的油坊驮油饼下山东，小有富裕，赚下的钱先是挂了屋子前的墙砖，屋后的墙是泥坯打起来，钱不够等不得修，当家的就死在了山东。马村人不叫马宝贵名字，叫他马维持，因为他被日本人任命“维持会长”，叫“马维持会长”有些绕口，也有叫“马会长”的。王广茂就叫两字：——维持。

王广茂知道自家不如人家的屋，前后土坯，不是屋是窑，黄土崖下掘的土窑窟窿。祖上没能耐，没赚下一砖一瓦，王广茂原来觉得在一个村里，吃一样的饭，做一样的事，人家住屋，自己只能住窑，人家当“维持”，自己平头百姓一个，真有点儿不平等，只到自己婆娘月月养了龙凤胎，他一下子觉得，啥富啥贵也没有自己婆娘的肚子富贵，吃一样的饭，做一样的事，自己的能耐，就比别人大，人前人后，也常有了高看自己的心况儿，敢和马维持眉头高低望上两眼，叫板几句。

见了马宝贵，王广茂急切地说：

“说个怕事儿，维持，我看到怪了，落在我玉茭地里，那怪和当地人不一样，和日本人不一样，满脸黄毛，日头照得金黄，拽着个猪尿脬下来，是从天上落下的。”

马宝贵下意识地停顿一下，拉住他的手：“真的？”

王广茂说：“哪有假话，我上山抓草兔，没成，怕是给那怪抓了，要不然，不找你维持。”

马宝贵下意识地缩了缩头，用袖管抹一抹嘴角上的饭渣子，他也听到飞机越过头顶的声响，以为是日本人的，没有想到不是，慌忙把院子里木篱笆拴上，拉起王广茂走到院角的茅厕，张望一下屋子和四周，瞅见婆娘正忙事儿，就急忙让王广茂进去，两个人脸对脸蹲下。茅厕里的秋蝇子舞绕绕地乱飞，两个大男人在茅梁上，一边蹲一边拉话。

婆娘在屋子里，看见两个人晃进了茅厕，半天却不见有身子立起来，心里奇怪，不解小手，解大手？哪见过两个汉子一起骑茅梁！她冲茅厕这边厢喊过话来：

“咋的？协商好了草厕里一起下蛆？”

茅厕里，马宝贵站起来看了外面说：“忙着呢，肠干！”

马宝贵让王广茂继续说，说具体点。王广茂蹲得腿麻了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咱不能出去说？这地方臭烘烘的，弄甚呢？”

马宝贵说：“不得劲，就脱裤子蹲下，这是大事，日本人知道了要掉脑袋。”

王广茂稀罕地说：“你还怕日本人？维持，咱不去抓那个怪？毁了我三亩玉茭，要是你不帮我，我可想着通知日本人来抓，我不怕掉脑袋。”

马宝贵翻了他一眼说：“日你娘！睁眼说瞎话，日本人是你干大！”

王广茂要往起站，语音提高了说：“啥，没听清楚，维持，再说一遍日本人是你干大？！”

马宝贵拽了他一把说：“知道你嘴上不吃亏，好了，现在就拿了锄头去弄人，见了村上的人，咱啥话也别说，知道不？说漏嘴要惹事！不想养活你的双生娃了？你就说，地是你的地，要么你别找我！”

王广茂哪有胆告诉日本人，他是诈马宝贵，都说马宝贵这人 有能耐，八面玲珑，关键时刻他就想诈马宝贵，维持会长也不是

白当，看你怎么维持这个怪！反正自家有一双龙凤胎仗着，他说话底气就冲，啥都不怕，马宝贵到现在，他婆娘都没有养出个带锤锤的，就一个丫头片子。

说话当间，两个人站起了身子，马宝贵要王广茂先走，自己安顿一下婆娘就相跟着。俩人说定在王广茂的窑塄上碰面，一起去河沟边上的玉茭地。

王广茂起身，看到马宝贵的婆娘疑惑地往这边望，笑了下说：“呵呵，就是肠干，干得厉害。”转眼走得没影了。

婆娘说：“只见过两个婆娘骑茅梁，没见过两个汉们骑，一块儿拉铁蛋呢！”

马宝贵说：“你没见过的多了，皇帝骑茅梁还有太监记录，见过没有？我出去办个事，晚夕回来。”

婆娘没话，看着马宝贵出了篱笆大门。

出了大门绕了个圈子，没看到四周有人，拐上窑顶见了王广茂，两个人只走小路。马宝贵说，落下来的是美国飞行员，肯定是炸了五十里外苗庄日本人的碉堡，被日本小钢炮击中，滑行到这里，怕是舍了飞机跳伞了。王广茂才知道，这猪尿脬叫降落伞。王广茂几分紧张、几分激动，又几分胆怯，走路脚步加快几分。心里琢磨，怎么把这个美国人拿下，还惦记那个降落伞，那是好布做的，两个尿炕娃把炕上的泥皮濡得泛潮，可以用来铺炕，隔潮。

他们站到高处，往河沟地当央看，倒伏的玉茭旁，玉茭秆子在动，人还藏在里面。两个人商量着怎么弄，马宝贵决定从玉茭地东西两个角往里走，包围里面，好捉住他。于是两个人散开，拿了种地家伙往里搜，马宝贵喊：“里面的美国朋友听了，咱来救你，别怕，你从玉茭往出走，咱都是老百姓，不管天上来地下来，你来咱马村，就是客，胆大大地出来！”

王广茂有些紧张，想早早看到美国飞行员，毕竟是帮助中国

人打日本的，又是长了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儿。他不顾附近的马宝贵，急忙往里插，人走得急，玉茭叶子弄得哗啦啦响，突然脚前一棵玉茭当一声跳了起来，迎面打到了他的脸上，玉茭叶子粗粝的，把脸打得麻酥，他莫名其妙地停下来，还要往前走，被绕着赶来的马宝贵拽了一把。

马宝贵说：“你找死啊，还走！”

王广茂说：“不走，怎么逮得住人家。”

马宝贵说：“人家有枪，放枪弹了，你聋了？”

王广茂说：“我说呢，玉茭咋就长腿脚了。”

马宝贵说：“快退回来，救不成他，咱都没命了。”

王广茂的心这下子才知道害怕了，想到炕上躺着娃，月月蜡黄的脸，唉哟了一声，屁股重重坐在了地上。

马宝贵说：“你起来啊，咋说瘫就瘫下了？”

王广茂仰着细脖子说：“维持，我差一点没命了？”

马宝贵：“差半点你也还活着，快起来，商量个对策。”

王广茂说：“要真要了我的命，我娃娃咋往大长啊！”

马宝贵说：“坐着吧，我往回返了。你坐着，娃娃们就往大里长了！”

王广茂立马站起来，几步走到了马宝贵前头，他害怕枪弹射出来，就算是射出来，身后也有个垫背的。走出玉茭地，阳光照得脸上泛金，是吓出的后怕。

马宝贵说：“要是他真想要你小命，怕是早见阎王了，他不让咱近他，明白吗？他也怕！”

王广茂说：“玉茭秆子整棵儿落在我脸上，没有想到是放枪弹。”

马宝贵白了他一眼说：“闭嘴！有话就不能想着说，别抢话！”

马宝贵知道，这年月各种形状的人多，八路军、日本人、国民

党、游击队，咱什么也不是，美国人弄不清咱是普通百姓，所以才怕。怕咱有枪，枪子儿不长眼，咱偏偏就没枪！他不知道，怎告诉他咱没有枪呢？

王广茂说：“告诉他，还能不懂话！”

马宝贵说：“美国和咱不说一样话，喊过了，可咱说的是本地话，怕难听懂。”

王广茂说：“多喊几遍，一字一字喊，再聋也听得懂。”

马宝贵说：“嘿嘿，半个字半个字喊，也不见得听懂！”

王广茂有些委屈，突然想哭，鼻头酸了一下。他自己也奇怪，一个大男人哭啥子，命还在呢。

马宝贵说：“这事情还得快办，不能等据点里的小日本来，他们正在山后看撞碎的飞机吧，要是找过来，咱和他的命都得丢！”

王广茂说：“维持，这事儿作难了，真正作难了。”

马宝贵说：“作难也得想！你想想？”

王广茂急忙插话说：“嘴啃不出响来，他长了两只手。”

马宝贵不看他：“谁个不知道，要你来说。”

王广茂抢着说：“举了手进去，他看见了，知道没有枪！”

马宝贵说：“玉茭秆挡着看不见，玉茭秆比人高，你举手，他以为玉茭绣了天花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。

对面河沟里的水流得哗哗响，几只蛤蟆叫着，太阳斑斑驳驳泻了一河，风很细，粗糙的云在远山那边盘旋。王广茂看到一只蛤蟆浑身发绿，腮帮子鼓着一个泡，叫声呱呱呱，一河蛤蟆跟着开始呱呱呱叫。

王广茂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哑然笑了。

马宝贵说：“笑甚呢？节骨眼儿上，要不回村吧，你在这里败事有余。”

王广茂吐了一口唾沫：“下看人！你说美国人肯定不是聋

子，咱就空着手，拍着响往里走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巴掌呱呱响，听了他能不知道啥意思？”

马宝贵咧开嘴笑了，给王广茂一拳头：“怪不得能种下一对龙凤胎，你日能呢。”

俩人就拍了手，往玉茭地深处走。

巴掌拍响时，河沟里的蛤蟆就不叫了，四下里的拍巴掌声合围着，走到了玉茭地的深处。

站在美国大兵面前，王广茂发现他的个子要高自己一头，浑身是很厚的衣裳，同自己的土布衣裳不一样，阳光照出这衣裳像出油一样光滑。王广茂稀罕着，光顾了张嘴咽唾沫。马宝贵也张着嘴，自己平常见日本人，都说几句“吆西”，哈腰弓着脊梁，现在见美国兵，连“吆西”都不敢说，哈着嘴，没话。

王广茂知道马宝贵是被西洋人吓癩症了，他伸开十指，迎着美国兵的脸，弓着腰：“吆西，吆西！”

美国兵同样紧张，在这块土地上，他见过原住民，模样和他们相同，但不会说“吆西”，这是日文。他用枪筒指着对方。汗毛竖起来，根根儿泛黄，湖蓝色的眼睛四下里打量。

马宝贵说：“不对路，不对路子，中国百姓，你瞎球‘吆西’个啥嘛！”

马宝贵拍拍手，拍拍袖，把腰带解了下来，翻起布衫，露出赤精干瘦的肚皮，差一点把裤往下掬。马宝贵要王广茂照着他的样子做。翻出肚皮的王广茂，看着美国兵，发现他笑了一下，手柔和起来，把枪抱在胸前。

马宝贵长出一口气，让王广茂放下布衫，系好腰带。美国兵从背包掏出一个本小本子，翻出一页要马宝贵看，王广茂也凑过去，本子上有几行字，美国兵用手指着本子上的字。

马宝贵知道那上面印着好几国文字，他指着中国字点几下，美国兵点头表示知道，翻了一页指给马宝贵看，那上面写着：

我是美国飞行员道格拉斯中尉。

你是政府军吗？

你是什么长官？

你是什么军衔？

马宝贵知道这几句与自己都不相干，但知道对方叫道格拉斯。这名不好叫，他告诉王广茂，“他叫道格同志。”正在犹豫，美国兵翻了一页，上面写着：

你是游击队吗？

你是游击队的长官？

马宝贵指出“游击队”这一行，拍拍胸脯，指出“长官”这一行。

王广茂伸长脖子看了，知道马宝贵是显摆，没听说他是游击队的人，天天在家不出门，去哪儿游击？诈唬不说人话的美国人。

王广茂想嘲笑马宝贵，发现马宝贵正盯着他，就向美国兵认真地点头。

道格拉斯明白了，收起本子和枪，他知道遇上了当地的游击队，出发前受训，长官说了，游击队是地方武装，针对日本入侵者。在这一片并不平静的粮食地里，飞机被击落的噪声还在他的胸腔里弥漫着，他必须先找到一个落脚点，然后联络自己的部队。他仔细收好降落伞，在地里藏起来，表示同意跟他们走。

在这个时候，马宝贵发现美国人走路不利索，左腿受了伤，血在裤脚上洇湿了一片，地上也有血，山桃花一样暗红。马宝贵和王广茂的个头，都在美国兵肩下，怕是连人家的飞行服都扛不动。马宝贵让王广茂回去，找一头牲口来，没有马骡，牛也行，回村后千万不声张，这事和生下双生娃不一样，不敢有半点张扬，还要快。王广茂扭捏着不走，眼睛盯着地当央，不说话。

马宝贵说：“你实聋了？”

王广茂说：“弄牲口好说，你和他讲，我想要他降落伞，要它铺炕。”

马宝贵白了他一眼：“那东西不透气，两个娃的尿，沤衣裳，要它?!”

王广茂说：“不怕，黑里我光了睡，沤了皮还能长。”

马宝贵龇牙：“日你娘，穷死你!”

王广茂扛起镢头，出了玉茭地往村子里跑，动作出奇麻利。

三

王广茂回到村里，想不起来谁家有马和骡子，马、骡子从战争开始到现在 1944 年秋，有的被日本人抢走，有的支援了八路军、国民党，老西儿阎锡山的部队也趁这场战争的热闹，过来弄腾牲口，战争把牲口们这么三下五除二全折腾完蛋了。王广茂皱起固定在额头上几道皱纹，思忖马村谁家还留有牲口，他想起马宝贵家的驴驹子，这会儿它应该在村尾巴涝池边吃草。他在村上没有发现四周什么人，村尾巴有几头牛犊在吃草，王广茂眼前幻化出牛犊脊梁上驮着的美国兵，想得有意思，笑了起来，离牛犊不远处，那头驴驹子朝天打着响鼻，错着嘴，嚼动地上卷起的草，看到王广茂走过去，驴驹子仰了脖子叫唤。

王广茂开始欢喜了，知道：这头畜生是在叫唤他呢。

驴驹子叫唤够了，尥蹄子朝前方涝池里跑。涝池里的水是雨水积下的，有了天日，水面浮起暗绿色和灰褐色的脏物，驴驹子用嘴拨开，拨到两边，伸到水里去哧，驴哧得很长很长，哧得王广茂的耳朵都竖起来了。驴驹子咕儿咕儿的咽水声，比癞蛤蟆叫还响，这么哧了一会儿，提起水淋淋的嘴，换一口气，换气当间看了王广茂一眼。

“这操蛋的东西，活该你是马宝贵的驴驹子!”

王广茂牵了驴驹子往后河弯走，人走得急，驴驹子也急，等来到马宝贵跟前，打量马宝贵身边的美国兵道格拉斯，知道美国人要是横下来，身体比驴驹子还要长。

马宝贵看着驴驹子，心疼地说：“也不看看驮啥东西，弄我的驴驹子来，不出一年的牲口，怎让它一下就驮一个二百五！”

王广茂嬉笑了一下，吊着膀子：“我的黑驴要是在，哪用得上这驴驹子！”

马宝贵顾不上和王广茂辩论，心疼地扶着道格拉斯往驴身上骑。美国兵开得了飞机，骑不了毛驴，人上去了，怎么看着不是一个劲道，驴驹的腰脊往下塌，吃不住重量，尾巴也不来回甩了，紧夹在腿中央，脑袋前倾想走，却迈不开蹄子。道格拉斯的表情也不自然，坚持要下来。王广茂说：“干脆让他趴着，快走，出了事，谁也顾不了谁。”

他们让道格拉斯趴在驴脊上，一人扶着他肩膀，一人扶着他两条长腿，这样子走一阵，骑一阵。磨蹭着走回村，一路上，马宝贵想着村里的那几头牛犊，他打算回村后把牛犊赶来，在美国人落下玉茭地周围踏几圈，造个假象，这样一队牛蹄都是往东边的神头岭走了。马宝贵这样，是为给隔山草坊日本人据点一个交代，这样可以明确告诉日本人，八路军二十团的骑兵团来过马村，不知来做甚。不久就离开了。

二十团骑兵团是尖兵连，经常在这一带活动，日本人一听骑兵团来，都不轻易出动。马宝贵从一开始搭救美国兵，就在细想怎么对付日本人，不然全马村人都要遭殃，他是维持会长，双料人物，他得维持马村百姓不受日本人骚扰。

他们跟着毛驴，反反复复到了天黑，才回到马村。马宝贵想把美国兵送到邻村一个药铺里住，可道格拉斯非常疲惫，比划着不想走。

马宝贵急着处理后事，早点赶去草坊日本人据点汇报二十